

湖头条

趟过冬天的草木

潘新日

立冬之后,黄河岸边的树林立马瘦了下来,在寒风里发抖。

几天没穿棉袄,清鼻涕就流了下来,鼻子痒痒的,老想打喷嚏,就眼泪汪汪地昂着头看天,好久才会等到一个,说实话,舒坦极了。爷爷熬的姜汤,辣得嗓子疼。发了汗,想吃柿子。爷爷不让吃,这东西属寒,吃了要得结石,还会发病。

家乡的柿子都做成了柿饼,大都拿到城里卖,自己很少吃,只留下熟透的几枝挂在树上,既好看又好吃。不过,很多时候,它们都成了鸟儿的佳肴。

黄河边的院落里到处可见柿子上挂着的红灯笼,它们是鸟儿越冬的粮食,庄稼人心善,丰收时,也不忘还给大自然留一些,他们心里装着整个世界。

我依然留恋乡下的生活,那些带着土腥味的果蔬城里买不来,发乎于心,发乎土地。

立冬之后,院子里的果树都落光了叶子,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风里招摇,菜园的篱笆上结满了枯黄的丝瓜秧和梅豆秧,地里的茄子和辣椒都枯萎了,只有胡萝卜、青萝卜的叶子还绿着,韭菜经过霜打后已经没了力气,所幸的是还可以吃,还可以待客,掺着鸡蛋还是那么香。

感冒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感觉清爽,就跑了出去。大清早,爷爷就蹲在池塘边钓鱼,脚下的霜化了,留下两尾长长的脚印,活脱脱两条大鱼。

一个人的乡下,旷野格外萧条。黄河,滋养着大大小小的村庄,但我却对其支流穿过的村子挚爱一生,尽管它闭塞、破落和原始。我喜欢隐藏在立冬后枯枝败叶里的犬吠和鸡鸣,虽有些萧索,只要有日头就不冷,多少有点暖意。

稻草人依然在田地里立着,手上的破皮纸迎着风飘着,它在招揽这个刚刚到来的冬天,爷爷说,立冬之后,天就冷了,那些堆在墙角的树枝和树根就派上用处了。

我知道爷爷说的用处是啥意思,他怕冷,就在屋里生火。树根顶烧,用火钳一打,火星子乱跑,为冰冷的冬夜增添了诗意,多少有些幻想。

其实,立冬就是一条河。河对岸,就是一座城,里面开始供暖,可以穿着薄薄的衣服,可以灯火通明。而村子里有的只有炊烟和昏鸦,冬天的夜晚漫长而幽深。

我陪着爷爷围坐在冒着青烟的树根边,看着星星般明明暗暗的火星,心里记起牛棚里的牛还没有添草,就拿起手电到稻场拽些稻草回来。手电的亮光透过夜幕,透过冬天,在远处消失,仿佛一根洁白的丝带横亘在村外,那头,是望不见的亲情。

我把手电夹在胳膊窝里,用手扯麦草朵上的草,手电把光亮聚焦在草垛裸露的麦草上,隐隐可见明亮的细霜,麻雀惊于我的撕扯,拍打着翅膀往稻草里面钻,它们也怕冷,麦草朵是它们最好的棉被。

立冬后的夜有些冻手,霜花化在手心,细细的凉沿着血管奔跑,在各

个神经点停留,顷刻间打起了哆嗦。

一个人的夜晚忽然间感觉到了孤独,这个曾经热闹非凡的麦场,如今就剩下我和爷爷了,麦场显得格外的大。我想起母亲说的话,穷人怕过冬,冬天厚衣服没钱添置,那些愁,又在我的眼前浮现,这样的夜晚,母亲肯定还在发愁。

爷爷的瓦罐又放在树根边,里面炖的依然是萝卜缨子,这菜家常,吃起来想哭。爷爷爱说,萝卜缨子炒十遍,给肉也不换。我一直对这种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到爷爷的话不假。那时候,我会趁爷爷不注意,在萝卜缨子里加些黄豆,或许,这些黄豆,就是我们的童年。

离开故乡之前,萝卜缨子成为我们一日三餐的标配,我们烦它、讨厌它,但必须接受它,它就像家人一样熟悉,那些日子,我敢说,立冬后的下饭菜,再也找不到比萝卜缨子更合适的菜了。

立冬之后,风是带着哨子的。一个人躺在床上,听见风从树林间穿过留下的“脚步”声,一阵紧过一阵,风真多,“呼呼”的声音从土坯房子的任何一个窟窿眼都会停下来,摸一把,而后才会调皮地离开。乡下的夜,不仅仅是黑,还有一窗户的躁动随着风拍打着,这些薄薄的窗纸,都快散架了。

我可以听见风从我家屋檐下溜过的声音,有时候会把爷爷挂在横梁上农具带下来,重重的落在地上,吓得我用被子蒙住头才可以减少内心的惊悸。人最会吓自己了,哪怕深夜里的一个响声都会让自己害怕很久,因为外面是什么,一点都不清楚。

立冬之后,最明显的是清晨的冷,没有棉衣,早上起来只好夹着膀子,呼着热气,跺着脚御寒,太阳由红变白,慢慢升高,一点暖意都没有,我那时的理解很简单,老是觉得立冬后的太阳只是个照明的工具,仅仅是把天照亮而已,我一直不理解它夏天的那股火热劲跑哪去了。

不过,我们很快就要在劳动中把那股子冷甩掉。体力活这东西很奇怪,再冷的天都经不住折腾,劈柴、挖地都会大汗淋漓,汗水经风一吹,背上有点凉,冬天的风只往里面钻,热与冷只隔着一层布。

或许,也有很多人对这段日子开始忘却,但我始终对于立冬之后抱有戒心,我承认,我是害怕冬天的。不光我,树叶也是,它们从树一跟头栽下来,便慌了神,随着风跑啊跑,直到找到避风的地方才能停下来。我喜欢它们扎堆的样子,一把一把装进袋子,它们就成了今冬最好的柴火。

立冬之后,所有的冷都被关进屋子。夜晚,爷爷又开始倒腾芝麻叶了,袋子里黑黑的芝麻叶一倒进盆里,水就变成黑的了,爷爷一遍一遍地洗,然后,把芝麻叶放在树根上煮,我常想,芝麻叶的苦味是去不掉了,都是爷爷给了我这样一个难吃却难忘的乡下。

立冬之后,雪还会远吗?

品时空

雪中访贫

董曙

寒风刺骨大雪紧,
半掩轮毂辙印深。
为有担当心牵挂,
寸挪尺移仍前行。
河边无路弃车走,
顶风谈笑到李营。
嘘寒问暖长执手,
围坐柴炉话脱贫!

母亲

美玉无瑕

不敢相信母亲
就这么老了

曾经,她嗓门那么亮
呼唤声越过池塘跨过田埂
惊扰了鸟儿半寐的梦
小嘴轻呷
是否也嗅到了饭菜的香味

曾经,她力气那么大
割稻,捆扎,挑担,扬谷
大脚板把草丛里的露珠踩得啪啪响
晚风也随着她吱扭的扁担摇曳

曾经,她眼神那么明亮
油灯下缝衣裳,做鞋子

针脚那么细,那么密
连月亮有时都睁大好奇的眼睛
来窗前窥探

我们围坐讲笑话
个个捧着肚子直叫疼
而妈妈的笑声
是传得最远的一个

不知何时
在我们的心里
不再唤她妈妈,而改称母亲了
这个尊称
一瞬间将她催老,击垮……

一定有美丽风景

涂彪

2017 的高速列车
已到站
它将永远
封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我和大人们
背负着往日的喜怒哀乐
走上 2018 年崭新的
高速列车

我激动得不停地
望窗外看
心想
前方一定有美丽的风景

情拾趣

和三耳秀才对望晨空

徐生力

春雨山溪题大字,秋风细浪著华文。

早睡早起已是多年的习惯。头天晚上因为天气骤冷,且自认为当天的活儿已了了,比平日早睡了半个小时。人饿过了头,没有了食欲。作息也一样,晚了,早了,同样生物钟不停使唤。次日,两点不到,睡不着。看看微信,起来边临帖,边做起对联来。于是有了是开头一联。

我发给作家三耳秀才韩光智。知道他没有睡醒,接着一条备注:为全国第二届大字书法艺术展而作。因为,平素我们在边角料的时间碎片中,你联我对,也算是对味相投吧。

骤雨苕溪题大字,长风江浪著华文。这个大字书法艺术展,将在江苏镇江举办。我继续缩小所做对联的范围,联中细品有镇江的苕溪,还有其毗邻的长江。三耳秀才多次叫我写文章切题要小,才能伸展得开。

五点差几分,他在空中回言,并根据我的对联修改为:春雨春溪唱欢歌,秋风秋水著华文。我则回言:春雨春溪歌大化,秋风秋水著华文。他说:大化?他意指上联的后两个字。我回:大的变化。他说:不太通。我立即修正为:大雅。他一会儿改为:春雨春溪颂小雅,秋风秋水著华文。我回:“颂”仄声,改为“读”。他回:风雅颂中来颂小雅。接着再来一条微信:雅,分大雅和小雅。

附带将百度的载图——《诗经》里的解释发给我。

我没有理睬,继续做我的对联,发给他的是:春雨多情夸水■,秋风有意赞宁波。联里的“水■”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宁波”则是他现在工作生活的地方。他回,有点俗了,哈。

文人吟联做对就是逗趣,既然俗了就一俗到底吧。秋风有意草撩我,春雨多情花惹人——一联我发过去。见他没有动静,我接着再修改,发去:秋风有意来撩我,春雨多情去惹人。再去一联试探:春雨多情来问柳,秋风无意却折花。他回信了,并改为:秋风有意来撩我,春雨多情见湿人。古人有: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今晨,我们不过是古人的做法罢了。我将他的联中只改了一个字,变为:秋风有意来撩我,春雨多情渐湿人。他赞道,好。

立意再高远一点,于是我做:中华立夏沐甘雨,大地怀春听闷雷。他只改了下了联为:九州怀春起闷雷。我再回过去:中华立夏沐甘雨,九州怀春听闷雷。他又赞,好。我说,因平仄问题。

下面,我又打起春雨、秋风的主意,先后发去几联:春雨醉心乱泼墨,秋风恣意好题诗……

没有回音,想必他在地铁上班的路上,也不便打扰,我们一早的对望晨空就此打住。